



在地球的正中心，我们就这么遇见了彼此。
如此突然，如此意外，以至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于是，只能安静地遥望。



早安，昨日

米小加◎著

最动人的爱情，并不是初恋。
而是千百转后，
我终于在最成熟的年华，
遇见了最美好的你。

G o o d M o r e s t e r d a y

《巴黎没有摩天轮》——《你好，陌生人》——《早安，昨日》

旅行，给爱新鲜空气，
放爱一条生路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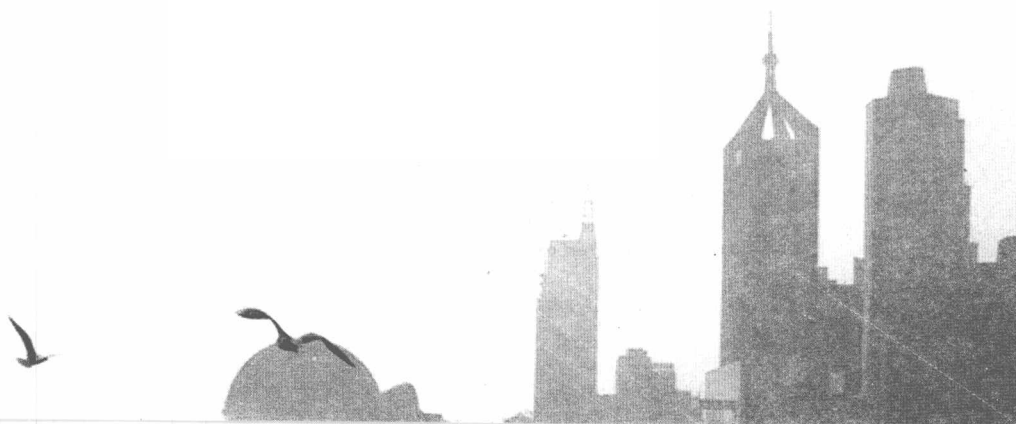
Good morning,
Yesterday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早安，昨日

G o o d M o r n i n g , Y e s t e r d a y

米小加
◎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早安, 昨日 / 米小加著. — 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11.1
ISBN 978-7-5125-0121-8

I. ①早… II. ①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96627号

早安, 昨日

作 者 米小加
责任编辑 艾迪
统筹监制 何亚娟
策划编辑 蓝若 朱菲
美术编辑 徐燕南
市场推广 张蓉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开 本 710 × 1000 16开
15.5印张 230千字
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
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25-0121-8
定 价 25.0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//www.sinoread.com



目录

Contents

楔子 如果没有相遇 / 5

Chapter1 海拔 6600，仰望幸福的高度 / 8

Chapter2 海拔 3280，邂逅命定的爱情 / 13

Chapter3 海拔 3390，谁是你的香格里拉 / 22

Chapter4 海拔 2690，我和你之间有道墙 / 32

Chapter5 海拔 0520，这朵薄雪草，送给你 / 47

Chapter6 海拔 2688，你的掌心包裹我的指尖 / 6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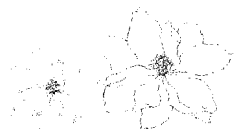
Chapter7 海拔 1720，能不能请你爱上我 / 70

Chapter8 海拔 0470，停留在过去的人生 / 78

Chapter9 海拔 1800，雪山下的地久天长 / 99

Chapter10 海拔 2416，我的世界天旋地转 / 109

- Chapter11 北纬 23° ，赤道以北，地平线以南 / 117
- Chapter12 北纬 23° ，纵使相逢应不识 / 126
- Chapter13 北纬 23° ，笨蛋小简，苏简回来了 / 151
- Chapter14 北纬 39° ，这么近，那么远 / 165
- Chapter15 东经 113° ，请允许我，将时光倒流 / 186
- Chapter16 东经 113° ，如果一切回归原点 / 198
- Chapter17 东经 113° ，等待，不过是我一个人的事 / 204
- Chapter18 东经 113° ，爱与不爱，从来就不是选择题 / 213
- Chapter19 东经 111° ，知道吗，我把灵魂弄丢了 / 222
- 尾声 太阳照常升起 / 237
- 后记 / 243





楔子 如果没有相遇

我蓦然回头，四目相交之际，身体竟猛然一颤！

刹那间，这个世界停止了运转，时间就这样静止，身旁所有的喧嚣人影全成了布景。我的血液在沸腾，心跳在加速。弱小的身体仿佛藏着千军万马，此刻正不受控制地向前奔涌。

在地球的正中心，我们就这么遇见了彼此。如此突然，如此意外，以至于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于是，只能安静地遥望。

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莫名的复杂情绪沾湿了我的眼，颤抖的嘴唇竟挤不出一个字。他回望我的眸光是这般平静，就像看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人，以至于让我，感到了小小的失望。

几秒钟后。他移开视线，面无表情地绕过我，走进了那间半敞的咖啡屋中。

“Gin Tonic, please.” 纯正流利的英式英语从屋内传出，那是他的声音，低沉悦耳。一个我想象过无数次、听起来却依旧陌生的声音。

源自心底的呼唤不断地膨胀、扩大，似要将我的灵魂吞没。

是他吗，真的……是他吗？

是他，一定是他！一定！！

… …

我的手不由自主地挣开了小雨的束缚，整个人无法自控地往室内走。

“艾简，你去哪儿呢？”

咚——砰——啪啦——

大概是步伐太过凌乱，脚下的椅子纷纷被撞倒，在小小的咖啡馆引起了一阵骚乱。

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干了些什么，待我再度清醒，却发现自己的头正靠在他的背部，手臂正绕过他的后背紧紧搂着他的胸口。

怦、怦、怦……

我听见了他的心跳声，坚强有力的心跳声。温暖触觉沿着他的后背蔓延至心房，那一瞬间，我竟然感动得想哭。

可是。

手指被人一根一根掰开，胸口处的温暖消失了，我被迫抬头望向他。

他亦在看我。

如海水般湛蓝的眸子，冷冰冰地、鄙夷而厌恶地盯着我。

鄙夷？厌恶？

我蓦然回过神来！意识到自己的荒谬举动后，我羞愧得无法自拔，恨不得马上找个地洞钻进去，永远不要出来。

所有人的视线齐齐扫向我们的方向。

惊讶，疑惑，好奇，不解。

原本喧嚣的咖啡馆内，此时竟没有一个人说话。

几乎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愣愣地望着我。

气氛，安静得近乎诡异。

他掰开我的手，冷冷地盯着我。

冰凉、毫无温度、陌生的眼神。

我以为，他会对我说些什么。

我以为，他至少应该说些什么。哪怕是好奇，哪怕是责备。

可是，他只是冷冰冰地望着我。在度过了让我内心发怵的一分钟后，他又回过头，继续喝着手中的鸡尾酒。

仿佛刚才那一幕不曾发生，仿佛我这个人不曾存在，又仿佛，他对这种情景早就习以为常。

他悠闲惬意地品尝鸡尾酒。我被晾在他的身后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应该说些什么？应该干些什么？应该怎么做，才能结束这种尴尬？

... ..

那夜香格里拉的月光，将时间雕刻成永远。

很久以后的某一天，我趴在26层摩天楼内的落地玻璃窗前，遥望窗外璀璨华丽的城市灯火。闪电伴随着阵阵惊雷从漆黑天幕滑落，凄厉夜色中，玻璃透过闪电反射出一个女子苍白流泪的脸。莫名的寒意侵袭全身，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，思维奇迹般陷入了麻痹状态。泪水不停地往下掉，头脑却空白得茫然。

如果那一天，我没有遇见他，没有走向他。我的人生，是否会不一样？





Chapter 1

海拔 6600，仰望幸福的高度

凌晨 5:20，我独坐在东经 98° 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落的苍老树桩上，透过爬满皱纹的木阁子仰望窗外灰蒙蒙的天空。茫茫黑暗尚未退却，阵阵冷风从耳畔怪叫着呼啸而过，将高原雪山特有的潮湿阴冷洒在身上。单薄的维尼熊棉布睡衣紧紧贴着肌肤，贪婪地摄取体内仅存的一丝温度。

梅里雪山依旧在蒙昧中沉睡，阴森骇人的温度里漫延着令人悲伤的苍凉。我在这片看不到希望的黑暗中坐了整整一夜，凛冽寒风伴随着雪山的凄凉哀怨不断袭来，木阁子窗户吱呀吱呀作响，仿若一位苍老妇人正缓缓讲述遥远时空中凄美忧伤的爱情。身体已被冻僵，蚀骨的冷风穿越破损的玻璃窗爬进血液，咔嚓、咔嚓，我听见了自己的骨头因冰冻而碎裂的声音。一声又一声，缓慢而安静。

可是，我没有挪动一丝一毫，眼睛紧盯着远方，仰望星空。

我在等待日出。

怦怦、怦怦，茫茫黑暗里我听见了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，坚强有力的心跳声，苍白无血色的唇角扬起一抹浅笑：原来，我还活着。因为活着，所以要等待日出。

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却迷茫起来：我为什么还活着？

我知道，我正在一个风景堪称世外桃源的名曰“雨崩”的偏僻小村落，坐

在一个名叫“徒步者之家”客栈的207号房靠窗的古老树桩上，默默地等候天明。

可是，我为何会在这里？又为何要等待日出？

漂泊在路上三个月又九天，两千三百七十六小时，十四万二千五百六十分钟，八百五十五万三千六百秒。在这八百五十五万三千六百秒的时光里，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人生的方向。银行卡上的数字越来越少，旅途渐渐接近尾声，我却依旧在这条充斥着迷茫无助的灰蒙蒙的人生道路上，绝望无措地挣扎着。我在与混沌压抑的命运抗争，在寻找希望之光，所以踏上了旅途，所以每一天，都在等待日出。日出，能给人带来希望。

九十九天前，我背着60L的橘红色NORTHFACE登山包，站在G城机场大厅干净明亮的落地窗旁，微笑着向送别的人挥手告别。何竹跑过来搂住我的肩：“小艾，平安回来。”温暖阳光透过无色玻璃洒在她的白皙面庞上，眼角处的那滴晶莹水珠散射出五彩光芒。轻拭去她的泪珠，我微笑着说：“保重。”转过身，头也不回地走向检票窗口。检票，登机，飞机滑行，升天，漫长未知的旅途启程……

九十九天前，何竹，是唯一来机场给我送行的人。

出发前我买了一份人身意外保险，投保人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。我想，万一我在旅途中意外死去，也算是给贫苦山区的孩子们做了一件好事。这么做，并非因为思想境界有多崇高，而是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亲人。

幸运或者不幸，我依旧活着。一个人，孤零零地生活着。

从青藏高原到内蒙古草原，从华北平原到华中丘陵，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胡杨树到青海湖可可西里的藏羚羊，从丝绸之路的飞天壁画到茶马古道的无名小镇。这九十九天，我依靠大学四年兼职所得以及工作三年省吃俭用积累下的所有存款，走过了超越九千公里的征程。

一直漂泊在路上，一个人流浪，努力地寻找人生的希望。即使前路漫漫，即使头顶的天空灰暗得令人绝望，依旧不愿放弃追逐幸福的脚步。然而，我却迷失在路途上。

流浪九十九天，遇见了人生中最美丽的风景，认识了一些原本一辈子也不可能相识的朋友。可是，却仍旧没能找到遗失十年之久的幸福魔法盒。纵使

拼尽全力去追逐，却还是这般不快乐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

突然之间，窒息绝望的感觉刺激着我的每一根神经。

九十九天前，银行存折上有45,000元人民币，那是我的所有积蓄；九十九天后，淡红色印刷纸上的数字少了一个4。

花光了一切，依旧未能寻到前进的方向。

我很绝望。

存折上那行单薄的五千元，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现在的困境：我已经没有能力继续漂泊。失业了，存折上的数字只少不增。为了活下去，我必须回到G城，像所有在大城市拼命挣扎的小蚂蚁一样，勤劳地、一丝不苟地努力工作，为了不被克扣每月那微薄宝贵的一百元绩效工资，每天天微亮就起床，在充斥着汗臭闷骚味的公共汽车内，在人群中汗流浹背的间隙里，仰望朝霞冲破天际时的那一缕曙光。

在钢铁般冰冷的高楼林立的城市中，我渺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城市不会因为我而改变运转，我却需要依赖城市才能生存。我们这些刚从大学出来的蚁族，被社会称为“小白领”。一个“小”字，隔开了一道与白领无法跨越的鸿沟。

我们与那些光芒四射的金领、白领们，穿着同样得体的服装，进出同一间高级写字楼，拿着天壤之别的薪水，干着一份不算重要却琐碎得可以让人抓狂的工作。既不算知识分子，又不算文盲。在朝九晚五的幌子下，无规律的加班生活无情地吞噬着原本就少得可怜的私人时间。然后在每个月的工资日，准时去银行查账取款，盯着机器里那行不高不低的数字，怀着比上不足、比下有余的侥幸心理，贪婪地吸取空气中的欢乐与希望。

然而，我的人生没有希望。

我是一个孤儿。曾经我拥有过世界上最美好最温暖的家庭。美梦醒后，我依旧孤单一人。

6岁到16岁，一个天使般的男孩带给我无尽的希望与快乐，又悄然消失在世界尽头。16岁到26岁，我花了十年的时间，等待那个曾答应要携手陪我看世界的人，回来实现他的诺言。

从童年到少年，他陪我度过了人生最纯净的十年光华；从少女到青年，我将女孩最宝贵的十年青春献给了等待，绝望不安中蕴含苦涩希望的等待，等待有朝一日能与他重逢。可是，那个在我的前半生烙下了刻骨痕迹的男孩，终究是消失了，无情地消失在茫茫人海。

时光流转。

那年弯月溪畔，穿着月牙白布衣的少年，扬手指向天边即将破茧而出的朝阳，傻傻地冲我笑：早安，小简。

阳光透过云朵慵懒地爬上肩头，他站在缓缓爬升的太阳底下微笑，汗珠沿着短碎的黑发往下掉，五彩朝霞铺满身后的天空。

凌晨6:20，我独坐在东经98°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落的苍老树桩上，透过爬满皱纹的木阁子仰望窗外依旧灰蒙蒙的天空。日出没有到来。苍凉的天幕下弥漫着令人心伤的孤独。

我很难过，却没有流泪。我的泪水，早在日复一日的麻木等待中被风干了。

我很矛盾。寻找不到生存的激情，也无法拥有死亡的勇气，只能盲目地苟活。

我很迷茫。既找不到努力活下去的动力，也没有不努力活下去的理由。日复一日，毫无目的地苟延残喘。

人生的希望，究竟在哪里？

凌晨7:20，我独坐在东经98°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落的苍老树桩上，透过爬满皱纹的木阁子仰望窗外的天空。鱼肚白的美丽颜色取代了黑暗，鸟儿在远方色彩斑斓的树林中欢快放歌。

日出终于来临。

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射在窗外秀美的缅茨姆峰尖和五方佛峰，我诧异地瞪大眼睛，被眼前震撼的一幕惊呆了。金色的太阳从雪山背后缓缓升起，绵延起伏的梅里雪山开始骚动，缅茨姆峰如同一尊优雅绝伦的少女雕像，在偌大的天地间亭亭玉立，远处的太子十三峰在云层中若隐若现。她的丈夫——梅里雪山的最高峰卡瓦博格，这位海拔6740米的伟岸男子低调地藏身于云朵之中，远远地欣赏妻子绚烂美丽的笑颜。

阳光穿透云层的阻挠向上攀岩，天空渐渐明澈，黑白化的线条沾染了七彩的光晕，缅茨姆美丽的轮廓逐渐清晰。金色圆球终于冲破了最后一层阻碍，在



缅茨姆直刺苍穹的峰尖处破空而出，于天地间洒下万顷血波！灿烂的金黄与羞涩的潮红交织在一起，伴着五彩的光晕，在这座被誉为“幸运女神”的雪山之巅，留下了一圈足以俯视天地万物的璀璨光环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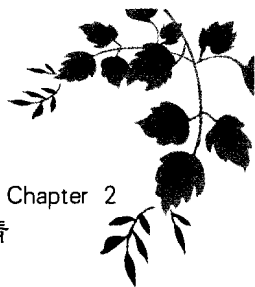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我生平所见最美丽的日出，华丽到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迟来的阳光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向山谷漫延，瞬间驱散了滞留于空气中的所有黑暗，绚丽温暖的光线铺满了整个世界，也爬进了我潮湿黑暗的心房。

在海拔6600米的缅茨姆女神峰脚下，我仰头张开双臂，贪婪吸取幸运女神送给我的每一寸温暖。阳光从6600米的高度钻进我彷徨无助的内心，甘美温暖在血管中漫延，金色光芒笼罩黑暗无助的灵魂，暖暖的触觉在心田扩张。

是时候放手了。那一刻，我听到了自己灵魂深处的声音。

迷茫无措的内心逐渐清晰：从这一刻起，我将继续寻找幸福。

早安，昨日。再见，曾经的爱。



Chapter 2

海拔 3280，邂逅命定的爱情

云南中甸古镇，平均海拔 3280 米，传说中的香格里拉。

和平路的藏地青年旅舍，一如继住地低调平静。院子里的白色小花，躲在角落里安静绽放。一轮新月缓缓爬上树梢，光影朦胧间，我逐渐看不清天空的颜色。

一对情侣手牵手踏着月光走来。女孩笑靥如花，男孩斯文体贴，宠溺的视线跟随女孩金色的身影。视线交接处，小雨冲我夸张皱眉：“艾简，怎么又一个人坐着发呆呢，也不去古城逛逛。”

我望着眼前一大一小的 COLUMBIA 金色情侣冲锋衣，视线不由自主停留在两人紧缠一起的指尖，内心莫名温暖：“小雨，对中甸感觉如何？”

“很美，很有古韵。”小雨毫不客气地拉开木椅坐下，双手撑住下颚，清澈的眸光染上了淡淡的留恋：“可是小艾，我们明天……就回家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我挤出一个微笑，“小雨，一路顺风。”

“小艾，回去后我们保持联系。”小雨握住了我的手，眸光闪烁着期待，“反正 G 城离 S 城也不远，一定还能再见的！”

“嗯，但愿还会相见。”我撇眸望向角落里的白色小花。

漂泊在路上这么久，我以为自己早已习惯了离别。可是此时我才发现，原来离别是只能适应不能习惯的。我从来就不喜欢跟人说再见，因为很多时候，

再见，意味着永不相见。可是我的人生，却处处充斥着离别。无论接受与否，命运的轨迹以无法抗拒的姿态向前发展。我曾经试图反抗命运的残酷，不断挣扎，拼了命地向上攀登。

我走出了大山，走出了城镇，走进了时尚摩登的大都市。为了能在这遍布钢筋水泥的土地上求得一席生存之地，我拼命地准备考试、参加考试，抱着一大堆有用没用的证书，努力向用人单位证明自己的价值，终于在这个偌大的陌生的城市里谋得一份不富裕但还算安逸的工作。

曾经我以为，我的人生将一直这样持续下去。怀着一份淡淡的期待，拿着一份不高不低的薪水，在平凡没有激情的岁月中逐渐老去。可是这份平静，伴随着我26岁生日的来临，结束了。

那一天，我站在G城人潮汹涌的过街天桥上，望着前方如流水般匆匆而过的车辆，莫名上涌的悲伤吞噬了我的灵魂。我突然迷失了，我是谁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在追寻什么？

我曾以为自己是知道答案的。从大学到工作，我从未离开过G城半步，因为这里可能是他的家乡。说来可笑，为了这份虚无缥缈的“可能”，我坚定不移地在G城停驻。七年光阴，我无时不在期盼，有朝一日能与他相遇。然而电影里那些美丽桥断，不过是用来安慰人的童话。

26岁生日那天，我终于绝望。前所未有的恐惧与害怕，像毒药般无情钻入骨髓。那一天，我很惊恐地意识到：我等他，已足足十年。我的人生，究竟还有几个十年？茫茫人海中，他是否知道我在等他？我与他，是否还有重逢之日？

26岁，一个尴尬的年龄。于大部分女子而言，在这个阶段的事业、家庭，都该有了雏形。可我却守着一个空幻的梦活到这个岁数，回头一想，人生是这般幼稚可笑。

那一天，我站在人来人往的闹市大街上，无助迷茫地大哭起来。路旁的行人不时撇头望我，目光里饱含好奇同情。可是，没有人为我驻足停留。城市里繁重的生存压力，让每个人都无暇关注他人的苦与痛，大家都行色匆匆，奔向各自不同的目的地。我这个站在路边哭泣的孩子，不过是钢铁都市里一道微不足道的风景，不值一提。

我失去了继续等待的勇气。无情流逝的光阴让我意识到，也许终其一生，

我也无法再等到与他相见的时刻。那个占据我记忆20年的男孩，大概永远，都不会再回来了。忽然之间，我已找不到继续停留的理由。于是，我决定去流浪。

递交辞职报告的时候，张经理语重心长：“小艾同志，你要懂得珍惜。外面多少年轻人争破了头皮要进来，你这一走想再回来可就难了。现在金融危机有多严重你不是不知道，多少人梦寐以求着国企的稳定安逸……”

我坚定地放下辞职书，微笑：“如果我连自己生存的意义都丢失了，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呢？”于是，我潇洒地失业。随后，我大手笔地拿出了这几年所有的存款，踏上了漫长的旅程。一条寻找希望的旅程。

截止到今天，漂泊在路上整整100天。这一百天，我走过了超越九千公里的路程，见识到了半个中国的风景，遇见了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风景人情，在第100个日出照射心房的刹那，我决定放手。

是时候，从他为我构筑了20年的童话里走出来了。我掏出随身携带的日记本，埋头写下了一段话：

亲爱的苏简：

今天，我终于要放手了。就像十年前你曾放开我的手那般，我也要离开你了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能够继续等下去，直到有一天真正遇见你。可是你知道吗，这份毫无希望的等待，让人很害怕。我在这份惊恐不安里活了整整十年，如果再继续，我想我的精神一定会崩溃，生命也会随之终结。原本我以为，自己并不畏惧死亡。可是这些天来，我在路上遇见了太多勇敢开朗的人，很多人承受着生离死别的煎熬、身体残疾的苦痛，却依旧选择顽强地生存下去。他们让我意识到，轻生是一个可耻的念头。所以，我必须放手了，我要努力地活下去。

苏简，如果你也正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静静地思念着我，我想告诉你：我爱你。无论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，我将依旧爱你。可是，我没有力气再等你了。从现在起，我将在一个没有你的世界里，寻找幸福。

苏简大笨蛋，再见了。

艾简留

几片书签从日记本缓缓飘下，落在掌心上，轻飘飘，沉甸甸。透过密封的塑料膜，隐约可见含苞待放的美丽花朵，在时间的沉淀里，洁白的花瓣泛着乳黄。

1 朵，2 朵，3 朵……

时间滴答流逝，我默默地数，花儿在月色中含羞而笑。

8 朵形状不规整的小花，在指尖划过画纸的瞬间，散发出异样芬芳。

那是苏简送我的礼物。

从 8 岁到 15 岁，初夏时节，一年一朵，不曾间断。

淡黄的花蕾藏于中心，纯净小花坚强不屈地向上生长，将片片花瓣打造得棱角鲜明。就像从天空飘落至掌心的六角雪花，晶莹剔透的模样里，透着不肯屈服的刚强，似乎要将手心融化。苏简作画，总是稚嫩得令人发笑；唯独这花，惟妙惟肖。

苏简说，它叫做薄雪草，又名雪绒花。

苏简还说，下回，我送你一朵真花。那年，我 16 岁。我没能再等到人生的第 9 朵薄雪草。

我问他：为何要送我薄雪草？

他说：因为，你和它很像。

多年后我偶然得知，薄雪草的花语，是恋恋不忘，是守候温暖回忆。

那一刻，我想起了苏简的话。原来我和它，真的很像。

书上说，薄雪草又名雪绒花，别名“勇敢者”，奥地利国花，通常生长在海拔 1700 米以上罕见的岩石地表。从前，奥地利许多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，攀上陡峭的山崖，只为摘下一朵雪绒花献给自己的心上人。

薄雪草，代表为爱牺牲一切的决心。

眼眶有些湿润。

我用了 10 年，等待人生的第 9 朵薄雪草；再用了 100 天，决定放手。

收起薄雪草，阖上日记本，仰起头遥望树梢的那轮弯月。曾经以为自己一辈子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，突然就这么发生了，内心却没有想象中那般悲伤。人，真是奇怪的东西。

夜空中的弯月，闪烁着淡雅温暖的光芒，像一位圣洁的女神，俯视着大地